

竹纸裁墨魂

张凯

暮春至泽雅，漫山竹纸在阳光下翻涌起微黄的浪，为天地间铺展一层古老信笺。我捡起几张对着阳光看到竹纤维纹路的刹那，童年似隔世的风铃摇醒记忆的深潭，载着过年的雪花与墨香扑面而来，如父亲砚台里化开的松烟墨，在生宣上洇出深浅的纹路，那些蛰伏在岁月深处的细节愈发清晰。

此刻龙溪的水汽漫过青石阶，恍惚间润湿了记忆里老家老屋的窗棂，老屋八仙桌上，总放着三个姑姑姑提来的裹着粗粝竹纸的各种果子，那些泛着淡黄的纸张，在果子的甜香里竟与眼前竹纸生出血脉相通的纹路。而更让我刻骨的是过年和清明时节，跟着父亲穿行在野径荒冢间，点燃的黄烧纸在坟前翻飞化作万千灰蝶，总是带着竹篁清气，此刻方知原是穿越千里的泽雅风露。这承载着果子馨香与香火余温的竹纸，原是条无声的河流，从戌浦江畔的碓臼声声，流经淮北平原的八仙桌与坟茔，将素朴的孝顺叠进果子包纸的棱角，将绵长的思念托付给火舌舔舐的灰烬。那些被称作乡愁的碎片，早被光阴拓印在层层竹膜织就的时光帛书上。

三十多年后今天，我辗转求证老家那些纸的源流。当即用微信视频打给经营超市的外甥，

我看到外甥撕开黄烧纸纸封，窸窣声里混着少年人听不懂的郑重：“我大舅你看看，我进的每刀纸都有泽雅匠人的私印，没有私印的就不是泽雅那边正宗的黄烧纸，老祖宗可收不到，在我们家就卖不出去。”我凝视着黄烧纸上若隐若现的“泽雅记”，忽然懂得这些绵延千里的黄烧纸，原是以水云为经纬，织

就了横跨江浙皖的时光锦缎，既包裹过新嫁娘妆奁里的龙凤喜饼，也焚烧在族人清明含泪的眼前，在火光明灭间续写着生死两界的嘱托。我望着泽雅人晾晒的纸海，忽然懂得那些横跨吴楚的竹魂，早在我们思念的年月里，带着溪水的潮气在淮北平原的香烛铺里落地生根。那些泛着竹浆清苦未烧尽的纸角，原是穿越千里的信使在阴阳两界传递着半篇祷文。或许早在我的祖宗来到怀远张八郢繁衍生息，蹲在锅门前揉纸弄花时，泽雅的竹魂便乘着季风攀过雁荡七十二峰的脊梁，浸透月光的水竹，沿着古道将温润的竹韵嵌进淮北人家的每道窗棂，当清明细雨打湿淮北平原，那些在坟前燃烧的何尝不是泽雅的水竹在异乡抽出的嫩笋？

龙溪的水汽漫过青石阶时，我们往竹林深处走，晨雾里忽然传来“咯吱”声响，同行的散文家王老师撩开竹枝，露出泽雅最后的古法竹纸作坊，她背包里塞满泛黄的纸样，说是为写一篇手工纸的文化散文收集。匠人郑师傅握铜锤的手势让我想起祖父手握犁把的样子，也想起奶奶年年在老宅剪裁祭祖的纸钱，她就是用这种竹纸裁的。他忽然用温州腔哼起采竹谣：“五月砍竹七月漂，九月捣浆冬晒纸”，调子漏进纸浆池，惊得苔衣下的气泡都凝成了逗号。见我们听不懂，他笑着

解释：“阿公说，这谣是蔡侯祠的砖缝里长出来的。”匠人郑师傅说着将竹帘浸入纸浆，侯先生赶忙把手机镜头贴近，竹丝在水面舒展的刹那，周老师忽然拽住我的袖口，说：“快看！像不像敦煌壁画里飞天的飘带？”我说：“还真是像极了。”浸泡池底的鹅卵石裹着墨色苔衣，王老师非常好奇地用竹竿轻搅，惊起一串沉淀四十年的纸浆气泡。“这是四十年没换的纸浆水，”匠人郑师傅用竹竿搅动池底说，“老辈人说，苔衣裹着的手艺比酒还醇。”我想起“天有时，地有气”，这句话此刻正在池底苔痕里泛着微光。晾纸场的竹架斜插云霄，民国三十年的地契在风中翕动，朱砂印章沁入纸肌的纹路，如同古籍修复师眼中的丝帛纹路，让痴迷古文书画的侯先生举着纸喃喃自语：“这才是真正的纸寿千年。”匠人郑师傅将纸页迎向阳光，纤维间忽然浮出蕨类纹样，我突然觉得就是幼时在老家见过的月饼上压出的花样。

歇晌时，管先生不慎碰倒竹帘架。众人手忙脚乱抢救纸浆时，郑师傅却笑着说起旧事：“四十年前，我学徒时打翻整槽纸浆，师傅罚抄三百帘纸，手腕肿得拿不住筷子。”他挽起衣袖示范抄纸，小臂肌肉的起伏竟与背后水碓捣料的节奏暗合。暮色漫上龙溪时，匠人郑师傅

叫我们用边角料折纸船。边角料在他指间翻飞，渐渐有了龙舟的模样，他说：“小时候跟着阿公放纸船，要念‘顺水流，到潮州’。”说着，把折好的纸船放入溪流，纸船载着未干的竹浆水汽悠悠地在龙溪拐弯处漂向瓯江。

“真正的造纸术不在《天工开物》里。”临别时匠人郑师傅往我们每人行囊塞了一刀竹纸说，“在晒纸场的晨露中，在捣碓声和采竹谣的间隙里。”龙溪在我们身后拐了个弯，把七十二道工序的歌谣，唱成了满山竹涛。经过颓败的蔡侯祠时，供桌上的竹纸还泛着潮气，我想起族谱里记载，明万历年间张姓先祖从永嘉泰清（今泽雅）带回的竹纸，至今仍夹在宗祠的梁缝里。

水碓声渐渐隐入群山，龙溪仍在流淌。两千年前蔡伦改良造纸术的智慧，八百年前《嘉泰会稽志》记载的贡纸，四十年前匠人郑师傅打翻的纸浆，此刻都化作我们的掌纹，摊开被纸浆浸染的手掌，那些纵横交错的纹路里，父亲叠果子包的棱角、祖母剪纸钱的弧度、郑师傅抄纸帘的力度，都化作比指纹更深的沟壑。



重回草堂

孙仁寿



水乡曲 李海波 摄

谷雨时节的云翳像浸透墨汁的棉絮，低低压在浣花溪畔。空气里浮动湿润的草木香，混着泥土的腥甜，让人无端想起“花信风来第几番”的诗句。我刚跨进杜甫草堂朱漆斑驳的门槛，檐角悬挂的铜铃突然叮咚作响，几片嫩绿的新叶被风卷着掠过眼前，似是在提醒着什么。

三十二年前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。那时的草堂尚显简陋，青石板路上覆着厚厚的苔藓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。而此刻脚下的石板已被磨得温润如玉，两旁新栽的楠木已亭亭如盖，曾经低矮的竹篱换作了雕花的朱门，唯有那缕萦绕心间的诗意，依旧带着千年前的墨香。

雨幕如珠帘般倾泻而下，游人纷纷躲进回廊，而我却鬼使神差地朝茅屋方向奔去。雨丝打在身上，凉意沁入肌肤，却浇不灭心底涌起的热切——三十二年前，那个热血青年不也是这般，在一场急雨中冲进茅屋，与千年前的诗魂撞了个满怀？

茅屋前的石板上，雨珠砸出密密麻麻的小坑。此刻的茅屋已不是记忆中那座略显破败的草庐。黛瓦白墙，檐角飞翘，看上去焕然一新。但当我伸手抚过粗粝的竹篱，指尖传来的触感，竟与记忆中完全重合。竹篱缝隙里钻出的野蕨，叶片上还凝着晶莹的水珠，像极了“露从今夜白”的清冷。

雨越下越大，屋檐上的雨珠连成银线，恍惚间，我看到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。秋风卷走屋上三

重茅，五十八岁的杜甫在漏雨的茅屋里辗转难眠。他裹着单薄的布衾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，写下“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”的诗句。字句里的凄苦，此刻竟与眼前的雨景重叠，让人鼻酸。

屋内陈设古朴，一张木床，一方书桌，墙上挂着泛黄的诗稿。雨水顺着屋檐滴落，在青石板上溅起朵朵水花，这场景与诗中描绘的竟是如此相似。我想象着当年的杜

甫，在这样的雨夜，或许也曾像我此刻这般，望着雨幕出神。他半生漂泊，从长安到秦州，从同谷到成都，最终在这浣花溪畔寻得一方栖身之所。然而即便在相对安稳的日子里，他依然心系天下，满怀忧思都化作笔下的血泪。

雨渐渐小了，阳光穿透云层，在潮湿的地面上洒下点点金光。屋檐下的水珠还在滴答作响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混合的清

香。我忽然明白，千百年来，草堂虽历经风雨，多次修缮，但它承载的精神却从未改变。就像这谷雨的雨，看似无情地冲刷着一切，却滋润着大地，孕育着生机。

在工部祠前，香炉中青烟袅袅。望着杜甫的塑像，我仿佛看见他正执卷而立，目光深邃而悲悯。他的一生，是苦难的一生，也是光辉的一生。他用诗歌记录时代的沧桑，用文字抒发对苍生的大爱。他的诗句，有的如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般雄浑壮阔，有的如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般温柔细腻，但无一例外都饱含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家国的深情。

三十二年的时光，改变了草堂的容颜，却让那份跨越千年的诗意愈发清晰。杜甫的茅屋，不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一座精神的灯塔，照亮了无数人在困境中前行的道路。而这谷雨的雨，恰似历史的长河，带走了岁月，却留下了永恒的诗魂。它提醒着我们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——对真善美的追求，对家国的责任，以及对生命的热爱。

当最后一抹夕阳染红草堂的飞檐，我缓缓走出这座承载着千年诗意的园林。回望那片灯火渐明的院落，心中满是感慨。或许，每一次来到草堂，都是一次与诗魂的对话，一次对心灵的洗涤。而这份对话与洗涤，将永远延续下去，如同浣花溪的流水，生生不息，绵绵不绝。